



对决

DUEL

苍山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苍山，本名张顺焦。男，汉族，生于1954年7月1日，祖籍河北定州，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科。供职于银川铁路公安处，曾任民警、秘书、指挥中心主任、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等职，一级警督，三级警长。

曾在甘肃《驼铃》《甘肃公安》《宁夏法制报》《宁夏公安》等报刊发表过短篇小说《路基冤魂》、中篇小说《云影迷踪》、长诗《笔之韵》、故事《虫与蝴蝶》，《宁夏日报》发表散文《春雨》《乡思不尽》等。撰稿并在宁夏、银川电视台播出的铁路警察体裁的专题片有《第二道屏障》《宝中卫士》《那一颗颗道钉》《黄玉光》，被铁道部公安局在全路推广的专题警卫片《兰盾506》等，网上发表中篇小说《心网》、散文《廊桥拾梦》《春雨》《思念》等。中篇历史人物传记文学《历史不会忘记》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编剧的三集电视剧《夺魂蛋糕》被最高检察院影视中心用于二十集电视系列剧《铁证》，于2005年拍摄成剧。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风雨兼程》《往事不可追》已成稿。曾受宁夏话剧团之邀，编课本剧：新编三字经《闵子骞》《窦燕山》和现代课本剧《逃学的孩子》《小山羊智斗老狐狸》《小胖、大胖和老胖》《谁的钱包》，儿歌《一日行》等，于2010年1月与原宁夏日报副总编周旋一同创办《宁夏老年报》并主篇发行二十期。2011年9月被看书网聘为专栏作家，著有《喋血警魂》《紫蝶》等长篇小说。

对决

DUEL

苍山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决 / 苍山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7-06222-6

I. ①对… II. ①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1523号

对 决

苍 山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封面设计 马 冬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0173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20千字
印 数 3000册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222-6/I·1597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 一 章 小试锋芒 …………… 001

路遥岿然不动，像一堵墙站在赖三的面前。赖三见路遥没有让道的意思，觉得唬不住了，便将提包砸过去，从腰间拔出匕首向路遥猛刺过来。

第 二 章 初次交锋 …………… 021

张铁路拔出手枪，命令道：“放下凶器！放开孩子！”中年男子手里有人质，他不敢开枪。

中年男子把刀架在亮亮的脖子上，威胁道：“别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

第 三 章 靓女初恋 …………… 041

赵慧芳早早地来到舞厅门口翘首以待，今天精心地打扮了一下，穿着格外入时。白底粉花的连衣裙，胸前别一枚金菊胸针，高跟鞋，显得更加挺俊。

第 四 章 悲剧英雄 …………… 055

罗明的右肩刚才受了一击钻心的疼痛，用不上力气，渐渐地处于下风。李来顺用力翻到了罗明的身上，一只手按住罗明的左胳膊，一只手抓住罗明的头发在车底板上撞击，一下、两下、三下……

第五章 痴女苦恋 …………… 073

校园一别三年,两个人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肖红喃喃地倾诉着离别之情,如涓涓细流,滋润着路遥的心。路遥将肖红的脸轻轻地贴在胸前,用鼻子尽情呼吸着她发间淡淡而又清馨的香味,黑发如流从指间淌过,如梦如幻,追溯着婆娑的岁月。

第六章 剑锋磨砺 …………… 087

流窜作案肯定是不用伪装的,作案跑都跑不及呢。因此,伪装足迹的,必定是内部人所为。

第七章 棋盘点兵 …………… 103

李金龙百米冲刺似的跑了进来,向路遥报告道:“‘凤城五兄弟’坐178次客车,带着枪呢,他们的座位在五号车的两头……”

第八章 利剑出击 …………… 115

二十三点整,突然,机车一把闸撩下来,车轮冒着火花发出“吱吱”的响声……在刹车的惯性中,旅客前仰后合。这就是信号,这是命令,路遥在空中一挥手,所有的干警齐刷刷地站起来开始了行动。

第九章 柳绿红娇 …………… 135

肖红眼里的赵慧芳长发飘逸,似流水瀑布,浓黑的两眉透着倔犟和富有挑战的个性,清秀水灵的两只大眼流露出调皮泼辣和富有朝气的坚定。……不知怎么的,一见面就从心里特别喜欢这个女孩子。可是又隐隐感觉到她是自己的情敌,而且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情敌。

第十章 暗中较量 …………… 151

金正名是重囚，腿上上着脚镣，被关在单间里。他提着脚镣“哗啦哗啦”走到窗口把饭端进来，吃到一半时吃出来一个纸团。他走到门口看看四处无人，便打开纸团，上面写着：要守口如瓶，你的家人由我照顾，放心。“铁老大”。

第十一章 血色残阳 …………… 173

天悲怆，山呼啸，水呜咽，人凄凄，车站广场一片庄严肃穆摆满了花圈，自愿为马挺彪送行的职工群众排满了路两旁。……送葬的队伍走在蜿蜒的山路上。……公墓前，送葬的队伍停了下来。灵柩慢慢落向坑底，黄土徐徐撒落……

第十二章 杀机四伏 …………… 185

突然，外边一阵大乱，几辆手扶拖拉机开到院外，从车上下来大批农民，涌进派出所。还有人打出了“惩治凶手，还我李贵”的标语。……有的人带头喊了起来：“交出凶手，交出路遥！”

第十三章 月到缺时 …………… 205

匿名信是中国人的一大独特发明，也是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害怕光明的人，用以攻击人的非常阴损的利器。既给人泼了污水，又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一张纸就可以毁灭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第十四章 人生十字 …………… 217

就这样，他们走啊，走啊，走到头发白了，人也老了，又走回了原来出发的地方，当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才明白太阳的家就在他们分手和相聚的地方。

第十五章 黑白两道 …………… 241

没有路遥就没有李金龙的现在，路遥能对他这样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仅从这一点上讲就是好人。有仇不报不丈夫，有恩不报非君子，是李金龙的信条，为了报答路遥即使肝脑涂地也无悔。

第十六章 炼狱情殇 …………… 261

赵慧芳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酒，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醉倒在酒吧里。当她踉踉跄跄地从酒吧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她一个人走在雨地里，一辆的士停在她身边。

第十七章 最后博弈 …………… 281

郝冬云眼里透出了凶狠狡诈的目光，下一个犯罪预谋开始了。他暗暗想道：“路遥啊路遥，你不是逼蛇出洞吗？我就要出一次做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案，临死也要咬你一口！”

第一章

小试锋芒

XIAOSHI FENGMANG

会议室烟雾缭绕，散发着一股呛人的味道。

处长方克神情凝重地倾听着刑警队长的汇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似乎要把烟都吞咽到肚子里，长时间才喘息了一下，嘴里吐出来的只是几缕淡淡的呵气。

近期来，公安处辖区的张集至二里镇之间的大曲线半径处，发生货盗案件数起，被盗物资主要是棉花、铝锭、电解铜。为此，这段时间公安处组织了治安队、押运队、刑警队，有针对性地加强了这个区间的防范。今天凌晨押运2469次货车的两位民警与两名盗贼遭遇，但由于抓捕时机欠佳，二人逃脱。经现场清点，被掀下新疆产优质棉花十五包，案值三万余元。案值数额巨大，已构成特大案件，这是建处以来最大的一起货盗案件。

刑警队长叫李长青，由于多年搞刑侦工作，养成了稳健干练的作风，汇报案情就像用七七式打靶“叭叭叭”的，从不打磕儿，没有一句废话。是的，押运民警缺乏经验，没有选择好抓捕时机，是一个重大失误。本来押运民警与犯罪分子遭遇，很有可能抓一个现行。张集至二里镇地处大曲线半径，列车运行速度较慢，犯罪分子极容易扒车作案也易于跳车逃窜。但是曲线半径一过就是一个大下坡道，车速提起来，犯罪分子跳车的概率就非常小，甚至无法逃匿。

刑警队对案件做了认真分析，认为犯罪分子作案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车上的棉花。而且这趟列车只有中部的18、19两节车装有棉花，犯罪分子扒车点就选择了这两节车厢。犯罪分子能够如此准确地找到作案目标，车上装的什么货，货在什么位置都一清二楚，由此判断犯罪分子可能有准确的情报来源或者是踩点后有备而来。如果是前者，就有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而且很可能是重大团伙作案。

李长青出示了一个列车编组表，从编组表显示被盗的2469次列车在凤城车站曾经编组，这两辆棉花车是从2464次列车上编过来的。能够知道这个编组计划的

只有站调、值班员和分局货调西台调度。他吸了口烟,强调:“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知情人可以划定在站调、值班员、西台调度这个很小的范围内。据此我们判断,在这几个部位很可能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内部或者内外勾结的犯罪团伙在疯狂作案。”

刑警队的工作是雷厉风行卓有成效的,凌晨发生的案件,仅几个小时他们就有这么成熟的调查结果和分析意见,方克非常满意,但还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他盯着李长青问:“那么就是说流窜作案肯定是排除了?”

李长青肯定地说:“从种种特征来看,排除了流窜作案的可能。”

方克对李长青这个部下是十分放心的,因为这是他亲手调教出来的刑警队长,在很多方面他们是默契相通的,但是他更善于诱导部下,把问题控制在度内。他认真思考了一下说:“我们姑且先做两种可能判断,既不排除内部或外部单独作案,也不排除内外勾结作案。但是重点应放在内部和内外勾结作案的侦破上。下边我们重点研究一下凤城车站的治安情况。”

张副处长是主管治安的副处长,他将凤城铁路地区的治安情况简单地做了一个分析。该站近一年来一直不稳定,治安案件居高不下,特别是扒窃、流氓滋事等治安案件比较突出。站内秩序比较混乱,认为应该尽快进行一次集中整顿。主管刑侦的王副处长和其他与会的党委成员很快达成共识,也赞成对凤城铁路地区进行一次有声势的整顿。

方克觉得会议进行到这儿似乎应该打住了,大家谈的情况已经把问题摆出来了,焦点就在凤城车站。他掐掉烟头,将大家的意见归拢了一下说:“大家知道,凤城公安所的老所长退休后,一直由指导员代所长,班子没配齐,警力也不足,工作难免顾此失彼,这是我们处党委的责任。今天党委成员都在,我建议本周召开一次常委会,政治处拿个意见,专题研究凤城公安所的人员配备问题。对于凤城的刑事、治安问题,应该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由治安科拿个整顿方案出来,在处务会上研究。”

会散了,参加会议的人员纷纷离去。方克叫李长青留下来。李长青把材料收拾起来,夹在腋下跟方克来到处长办公室。

方克给李长青扔了根烟,问:“怎么样?最近还能应付得下来吧?”

“前边还有几起大案还挂着呢,这不,案子又上来了,光这起棉花案就得重兵突击,压得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李长青点着烟,也只有这个时机才能诉诉苦。

“是呀,这么大数额,一经上报,铁道部公安局肯定下令督办。”方克责成李长青抓紧研究一下,把侦破方案和人员定下来,马上报给铁路公安局,争取主动。其实方克留下李长青不是为了案子,而是想从刑警队调一个人。这件事使方克很犯难,他知道目前刑警队的案子多,压力太大。动刑警队的人就和动李长青的命根子一样。方克是刑警队长出身,何尝不知刑警队的难处,但是这个人还非得从刑警队出不可。

案子说完了,方克还没有放李长青走的意思,李长青就知道还有事。跟了方克多年知道处长的工作作风,处长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觉得要谈的事情肯定犯难。李长青心里一动便猜到了八九分,与人事有关。心里嘀咕着问:“是不是要动我们的人?”

难题一下破解了,方克也就顺势提了出来:“好哇,你都快成了我肚子里的蛔虫了,那你贡献出一个所长来吧。”

李长青马上就明白了处长要点的人是谁:“您是说路遥?”

两个人的心思想到一块去了,从刑警队抽一个当所长的人,只有路遥。

“哈哈!你呀。”方克开心得大笑,他笑这个部下太对自己的脾气了,“对,路遥。”

凤城是西北的一个中等城市,虽然没有沿海那么发达和繁华,但随着改革的大势也生机勃勃地快速发展起来,到处都是新兴工地和拔地而起的楼宇。凤城火车站是一个编组站,所有过往的列车都要在这里分解重组,更像大脑的中枢将人体的各种需求合理地分配输送到各个系统。

“呜!”一声汽笛长鸣,一列客车进站。广播里传送着全铁路通用的一种腔调:“各位旅客,凤城车站到了,有下车的旅客请下车……”

随着人流从车上下来一个身着西服便装的年轻人,手里提着一只皮箱,二十七岁,中等身材,轻盈利落,眉宇间透着一股飒气,他就是前来上任的凤城派出所新一任所长路遥。

路遥,公安管理学院刑警专业毕业,在校时就学习成绩优异,毕业时学校曾多次挽留要他留校任教,他谢绝了,执意回到了输送他上学的铁路公安处当了一名刑警。在刑警队他样样干得出色,特别是在负责情报信息工作以来,建立了一套完整便捷、实用的情报信息网络系统,很快被全路公安机关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这次领

导选中他任凤城派出所的所长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不是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而是让他离开喜欢的刑侦工作,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在下调令之前,李长青和他做了一次深入的长谈,在李队长看来,派路遥当派出所所长除了领导上对他的提拔重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凤城铁路地区刑事犯罪猖獗,情况很复杂,确实需要一个懂刑侦工作的能人去当这个所长。从这个角度来讲,领导是把路遥放到了刑侦工作的最前沿。

听了李长青的一番谈话让路遥的心里平静了许多,接到命令立即轻装上任。

下了车,看到自己今后将要工作的地方,心里燃起了一股澎湃的激情,更有了沉重的责任感。

赵慧芳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她站在哪里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那种回头率百分之百,人人见了眼球都发亮的美人。她从车上下来,将墨镜推到前额上,从窗口往下接行李。车上的同学将行李递下来,与赵慧芳依依不舍地握手道别。

赖三向周围扫了一眼,趁着赵慧芳不注意,将地下的包拎起来吹着口哨,摇头晃脑地离去。车上的同学看到赵慧芳的包被拎走了,喊了一声:“哎!你的包。”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

“我的包,抓小偷!”赵慧芳回头看到包被拎走,又看看自己堆得满地的行李,不知该如何是好,便焦急地大声喊着,“警察,抓小偷啊!”

赖三听到喊声,头也不回,撒腿就跑。

路遥听到喊声迎面过来,挡住赖三的去路,断喝一声:“站住!”

赖三气喘吁吁地绕了两绕,跑不过去,恶狠狠地吓唬道:“哥们,少管闲事,让个道!”

路遥岿然不动,像一堵墙站在赖三的面前。赖三见路遥没有让道的意思,觉得唬不住了,便将提包砸过去,从腰间拔出匕首向路遥猛刺过来。路遥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散打冠军,根本就没把赖三放在眼里,只见他闪身躲过砸来的包,飞起一脚将匕首踢飞,又一回腿对赖三腰眼就是一脚。赖三“妈呀!”一声叫被踢倒在地上……

值勤民警赶来,将路遥、赵慧芳、赖三都带到了值勤室。

值班民警叫洛金虎,山东汉子,长得五大三粗的,一根直肠通到底,性情暴躁耿直,平时最见不得地痞流氓,对犯罪分子有一股天生的恨。赖三不知道让他收拾过多少次了,此刻一见气就不打一处来,二话没说掏出手铐就把赖三铐起来,来了一个单臂大回环吊在窗栏杆上,嘴里还一个劲地骂着:“奶奶个熊!又是你个杂碎,我

看是三天不整治你就骨头松!”把铐子扣到了最小的一齿,再往窗栏杆上一吊,疼得赖三直喊“妈呀”。

洛金虎再也没理会赖三,绷着脸看了赵慧芳一眼,翻开记事本讯问。本来就是一个程序问题,而且是必须做的,但是洛金虎这个人做起公事来就一点笑脸都没了,脸黑得和包公似的。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蹦着词,单位、姓名、职业、家庭住址等等,没问几句赵慧芳就有点撑不住了,这姑娘从来没受过这种待遇,觉得自己都成罪犯了,便十分不满意地白了洛金虎一眼:“哎,我说警察同志,你脸部神经能不能放松点?”

洛金虎本来就牛眼一般大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指着自己的脸说:“本警察天生就是这副尊容,瞧不上把脸扭过去!”

赵慧芳讥讽道:“好大的牛气,那么牛怎么不多抓几个罪犯?刚才你到哪儿去啦?”

“哎,”洛金虎生气地说,“我还没说什么呢,你还上劲了?”

赵慧芳是个得理不让人的主,进一步挖苦道:“我说得不对吗?派出所改粮食局算啦,白吃饱!”

洛金虎气往上撞,用手一指赵慧芳:“你!你敢侮辱警察?!”

“不敢,这是对你们的正确评价。”赵慧芳面带讥笑说,而后又无不敬佩地看了一眼路遥,夸赞道,“你看人家这位大哥,两脚就给你踢进来一个小偷,也不说声谢谢。”

“好,好,好。你厉害,本警察不和你一般见识。”洛金虎被顶得没词了,起身转了两圈,压了压气说,“好啦,你可以走了。”

赵慧芳也不客气,拎起提包就走。

“别急啊。”洛金虎把赵慧芳的提包夺过来锁到柜子里,“这是赃物,你还不能拿走。先回去写个物品清单,开个证明再来取。”

“你!岂有此理!”赵慧芳几乎要气晕了,这不是有意刁难嘛?她大声指责道。洛金虎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慢悠悠地说:“小姐,别发火,刚刚怎么批评我来着?”继而又点上一根烟,优哉游哉地吸着调侃道,“看看,脸多难看,那会过早衰老的。”

路遥在一旁看着一直想插嘴,但始终没有说话,心想我就看看你究竟怎么处理?趁机也摸摸情况。此时确实看不过去了,便上前一步对洛金虎说:“同志,这就

是你的不对了。我证明这提包是她的,应该给她。”

“这没你的事,你走吧。”洛金虎老大不乐意,朝着路遥挥挥手。路遥很生气,怎么能这样轻描淡写地办案,冷漠地对待群众呢?他压了压火耐着性子,神情严肃地说:“同志,这就更不对啦。我是证人,你什么也没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走了你怎么办案?”

洛金虎早有几分不耐烦了,冲着路遥一顿发火:“屁毛灰!我说你理论还一套一套的,教训谁呢?你还不是我们所长呢,有什么权力指手画脚的?”

路遥道:“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现在是法制社会,执法者更应该依法办事不是?”

洛金虎真有点急眼了,自己骂着自己:“俺娘哎!今天怎么这么倒霉,遇到的都是刺头!”

这时候指导员马挺彪和几个民警进来,抬眼看见路遥,三步并作两步上来抓住他的手:“路所长,好家伙,来也不打个招呼。”转身对大伙说:“来,同志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新来的所长路遥同志。”

“大家好!”路遥见了大家一一握手,当到洛金虎跟前时风趣地问,“洛金虎同志,这回我是否有发言权哪?”

洛金虎尴尬地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

路遥立刻摆摆手,赶紧接过话茬:“哎,不说啦,快把东西发还人家吧。”

洛金虎从柜子里将提包取出来还给赵慧芳。

路遥真诚地向赵慧芳握手表示致歉:“赵慧芳同志,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如果有哪些失误,我代表派出所向你表示歉意,请谅解。”

赵慧芳漂亮的大眼睛惊奇地打量着路遥,连说:“没关系,谢谢。”

路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但愿以后再没人叫我们改粮食局啦,还有别再骂我们白吃饱。”

赵慧芳羞涩地致歉道:“对不起,失言了。”

二人目光相遇,是灼热的,是一种似曾相识奇妙的感觉。

二

徐海发是派出所的万金油，由于脑瓜活，嘴头子来得快，精明能干，加上祖籍河南，所以大伙都叫他“老犹”，是说犹太人的意思。大家倒是没有一点贬义，反而显得他更精明，他也欣然领受。这阵他正数落洛金虎呢，本来徐海发怪话就多，这下劈头盖脸全都泼到了洛金虎头上。什么脑袋让门挤了，什么捅娄子捅腓眼呀，什么屁股门拔火罐作死，等等，把个洛金虎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紫，心里特憋屈，他哪里知道这是新来的所长啊。再说了这么年轻的所长有什么本事？他洛金虎第一个心里就不服。本来干得就不痛快，我还把他放到眼里了？

这哥儿俩，一个河南蛋，一个山东棒子，徐海发是驴脾气，活没少干，吃亏就吃在嘴上。洛金虎是给个棒槌就当针，不过他挺服气徐海发，徐海发怎么骂他都不上火，要是换一个人那就不知道要出什么事了。

洛金虎叫着徐海发的绰号：“哎，我说‘犹哥’，这所长宣布的也太突然啦，我们等了一年，就等了一个他？我寻思着下雨不打伞(淋)轮也(淋)轮到你啦。”

洛金虎这是为徐海发打抱不平，也说的是实话，其实所里的同志都早已把徐海发拟定为所长，任命不任命的徐海发在所里已经当着半个家了，但是现在任命下来了，所长却不是他。

一提这事就心烦，徐海发冲洛金虎摆摆手，抽起烟来。四十多了，所里除了指导员马挺彪数他年龄最大，但是混到现在还是个干事。二十多年了，一直就在凤城车站派出所，如果说凤城地区的治安情况他了如指掌，线路情况如数家珍，处理治安问题，办理刑事案件从领导到同事没有不佩服的，可就是上不去，到如今光陪所长就陪了四任，这次任命还不是他。徐海发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的火，让洛金虎这一撻腾，满腹的牢骚全出来了：“不是有那么副对联吗，说你中你就中不中也中，说不中就不中中也不中，横批是：不中不行。”